

中篇小说选集

zhongpian xiaoshuo xuanji

时代精品文汇

远帆

焦力军 著

作家出版社

远 帆

中篇小说选集

焦力军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 帆/焦力军 著·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3,4

ISBN7-5063-1968-3

I. 远… II. 焦… III.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9733 号

远 帆

作 者:焦力军

责任编辑:邓 状

装帧设计:邓美越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50 千

印张:15 印张

版次: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7-5063-1968-3/I·2138

本册定价:30.8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序.....	1
远帆.....	5
空灵叶	84
晚熟的葡萄.....	146
沾露的丁香.....	224
秋雨.....	336
野露.....	371
雪花河.....	423
后记.....	481

日逐远帆，夜听江潮

——我的小说创作

代序

在日逐远帆，夜听江潮，放飞着绿色艺术梦寐的向往中。凝血泪之爱憎、抒情臆于雕塑，沿着九曲十八弯文学创作的航道在激流中漂泊。不管是在月朗风清潇洒畅怀的岁月，还是陷于风雨骤变困苦坎坷的深谷，都不曾使我丧失对文学矢志不渝的追求。收获伴着失败同行，意志在磨砺中铸造，怀着不屈与自信的顽强，雄智跌宕的追逐那一叶浪海天涯的精灵。由对高雅飘逸诗神的钟情转向对风流小说的执着；风华正茂的不悔之年，获得明识惜才领导者的支持，断然放弃对职位与权力的选择，甘度清苦，耐对寂寞，脚踏实地，躬耕不辍，名符其实、在礁岩谷涧连接的文学创作之路上，一口气就奋发走过了二十个艰苦漫长的春夏秋冬，把人生最宝贵的黄金岁月，不吝无遗的倾注给了艺术。

回眸——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第一个十年中，由于振声先生的鼎力配合，相继创作出版了再现中国近代史上以“爱国反帝”为宗旨的义和团运动及女性人物为主体“反洋教”斗争风貌的长篇小说《朱红灯传奇》、《巾帼遗恨》两部人物统一，情节连贯，计80万言的卓著，作品并传入日、美、奥等国，被天津义和团纪念馆收展。同时期，还采写出版了社会变革过程中一代新人在经济潮汛浪流涌动的生活舞台上，创业事迹的纪实文学《黄土地的春华梦》高干革命回忆录等20余篇，创作诗《神女峰》等近百首和散文《秋烟飞鸿》及学术论文、志鉴，风物诸类作品近200万字之多。90年应邀出席了有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从而相

继获得了高职称作家和世纪专家资格。但这并没有使我感到轻松和自诩,而是更加深切的感悟到:在文学艺术的天地里,自己对人类应尽的义务,对祖国社会承担的责任,是多么的任重而道远。自律、勤奋、奉献,才是我人生最完美的神圣使命。

20世纪90年代初始的第二个十年中,在担任了专业的文学创作室主任的同时,除继续采写了部分纪实文学、诗创作和拍了百余幅摄影作品外,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现代题材小说的探索与创作中去。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是潮起潮落,忽东忽西,具有轰动效应的人和作品屡现屡灭;文学上的浮躁情绪时高时低;媚俗现象时时走红;文学评论稀疏无力;媒体炒作不断沸扬;可谓是珍品倍出,劣作不断,被人捧出来的种种主义排可列队,堆则成山,美女作家闪光悦目,文苑风景花色纷呈。我对美女作家并不否定,但对那任凭思维放纵,一味抒发女性性感刺激,又被人拥上“后现代主义”的《宝贝》,有悖于人类高尚情操的理性自重的笔墨,实在是甚觉荒诞。



小说艺术在文学范畴里,有它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既可承袭大家流派的延伸,又可自树一帜的独展风采,不受时空与界域的束缚,更允许作家有超越自我的神笔驰骋。凭着语言的翅膀,纵横翔飞于感情流转的海天之中,精品有使人读来撼天地,泣鬼神,生死效法走上高雅悲壮的功能,劣作也可使人陷入沉醉、荒唐与疯狂。文学能臻善人类生活与良性的塑造,诲人创伟业于天地之间,惠百姓于千秋不朽,但也能使一个人的品性坠落,泯良知于一旦,踏上凶杀暴力与掠夺的行径,毁生命于一时,留恶名于后世,这就是小说艺术的无穷魅力,因此说小说本身是艺术,但不是生活的本相。不管别人在小说创作、艺术运用上多么繁花缭乱,甚至有的幻化莫测,但我始终是严循着一条爱国主义为准则的高度信念,按照自己对时代风尚的感触,对社会生活的

剖辨,选择新的视角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运用自己掌握的艺术手段,在小说天地里抒发感情,颂扬美好,斥咒邪恶。不怕有人说我“不开化”,我仍是坚持稳定在不失民族传统意识表现手法的基础上,努力追求与世界新潮小说意识流表达手法相密切吻合的原则悉心写作。我不排除无情节的感情抒发及哲理议论小说的流行,我也不能接受人为的去制造生硬的情节。但我在创作实践中,既敢充分发挥意识流的作用,但又很注重提炼选择生活中的矛盾。把事件与粗细相称,黑白间映的情节,放在社会变革与人物命运在意识形态转化过程中,所经历的那种荡气回肠又催人泪下的环境中去塑造立体化的人物性格,从而体现出一种时代风貌的精华。在现实生活中,意识观念的表像,各有明暗,有“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也有西方移化的“资本主义”观念,更有传统文化遗留下的“封建孽因”的回潮现象,但在小说艺术中所要充分体现的应该是一种促人向上,正气浩然人类共性的美德及东方崛起的龙的气概。在众多不同又相同的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充分运用经过慎重选择的典型,表现出主流意识的神魂。



语言,是小说艺术的生命,是衡量一个作家表现功力和境界高低的标准。我不回避西方语体的东移和借鉴及在汉语语汇中的演化和运用,但我绝不抛弃传统语汇在作品中的形象效果,切实保持严肃文学的纯洁性而形成自己掌握深浅又驾取得当的语言体系。

在社会生活中,我最注重的一代青年人的行规业绩。因此,我交了很多不同层次意识观念各异的青年朋友。在他(她)们身上,既能发现挖掘出朝气与美德共现的精神火花,也不忌讳的能够看透他(她)们内心深处的阴影。以最熟悉的雏形为素材,加上自身生活积累的融化,集中表现这一代青年人在新时期的社

会生活序列中,冲破束缚,乘时蹈浪,竞争拼搏,涉险创业的风华;成功的喜悦、失败的痛苦,痴恋的疯狂与甜蜜,分手的悲哀和孤独,用辛酸的血泪,书写人生的长卷,演绎出一幕幕悲欢离合,生死回旋的艺术效果,完成一代人生辉煌的历史使命,这便是我在小说艺术中着力塑造的感人形象。

“现实主义”被文学界普遍崇尚与认可。但我觉得生活的真实并不是艺术的本性,在艺术作品里真正体现“现实主义”的写照,还有一个很大并值得作家深思和妥善剪裁的空间。艺术作品中的蕴涵,比教科书的内容,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奥理。所以我在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慎重权衡映射它的现实意义,而在现代题材的创作构思上,不趋风潮不媚俗,切实注重它的社会效果和历史价值。我认为浑厚深刻没有趋时轰动效应的作品,不一定没有经世相传的寿命。我还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作家,今天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部选集《远帆》即是我第二个十年的心血结晶。尽管里边有的作品还较浅白,但那是生活的烙印,历史的足迹,富有使人回味绵长的思索与回顾;我将继续努力,使自己的作品达到生活与艺术统一的完善。



远 帆

盛夏的午后，一层乳红色的薄云，把那金色闪射的太阳，遮得迷离朦胧；漫漫的尘寰中，飘洒着稀疏的银丝细雨，使那郁闷的气温之内，沁出了一缕缕淡淡的清凉。新铺轧的市街沥青路面上，被这霏霏的细雨一淋，更湿得油光乌亮，平展怡人，夹种在街路两厢长花畦内的石榴、月季、夹竹桃和紫叶李、塔形松上，都像喷上了浓浓的花露，灵萌生翠，花红娇艳，映得一排排的红楼白阁，尤见栉次轩伟、神态耀目。细雨中，仍是车流如水，行人成行，使这古郡改观的新兴城市，焕发着一股生气盎然的景象。

青年作家黎啸波，为了采写长篇报告文学，黄金岁月中领导干部在经济大潮中之决策一章的内容，趁这暑气消溶的良机，徒步到年轻的市长陆耀北的家中造访。他刚转过荷花湖畔的花坛，就见有一辆烟褐色的桑塔纳轿车，正停在新楼宿舍门外的垂柳荫下，心想：星期天市长的家中也有客人哪？在他迟疑之际，忽见陆耀北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送出了门来。只见这个似乎面熟又陌生的女子，穿着浅咖啡色的连体束腰长裙，显得身姿婀娜、曲线流媚，白色的高跟鞋，时髦而俏丽，一头烫着波浪卷花的乌发，覆映着她那长眉秀眸，白嫩透韵的漫长脸上娇媚生辉，垂于项下坠有一颗兰色鸡心宝石的金环项链，显示着她高雅又风流的气度，惟那并不十分舒悦的眉心之间，使人猜不透是锁着内心深处的一腔什么秘密？

她一面向外走着，还听她一面对陆耀北说：“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你得帮我一把，星期三要中行给我解决六十万元的临时贷



款，我自己再筹措四十万，把这笔贷款兑付出去，然后我抓紧把自己的款追回来，定期还贷，决不让你在中间作难，我这个人，办事一向就是这么认真……”她的话音，毫无忌讳的播在雨中，飘在风里，她那急迫的心情，好像根本没有感到自己已来到了大门之外，更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陌生人来到自己的身边。在云中的阳光闪烁之间，陆耀北看着黎啸波已来到了他们的面前，高兴的笑着：“啸波同志，你来得正巧，我正想抽时间让你们认识一下呢，今天碰上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虹光实业开发公司的经理施韵菲，小施，这就是在我们市里挂职体验生活的作家黎啸波同志。”

施韵菲这个名字，他早就听人说过，在报纸上也见到过，人，还是第一次见面。她的容貌、气质、风采不由得使他立刻给她热情一下，但她只是回首对他雅淡的一笑，仍旧很认真的对陆耀北说：“我说的事情，你可不能疏忽呀……”使黎啸波伸出去的手不得不放下来，觉得自己是被她冷落了，心中怏怏不悦，便也傲岸的侧过头去，既表示对他们二人谈话的回避，又不失自身的尊严，竭力平衡着心中波动的感情，去观赏花坛中枝叶丛茂，舒蕊展萼的月季和那花心里托着的露珠。

当她与陆耀北语不中歇的说着话，走到自己车前与他告别的时候，刚刚拉开车门，忽又灵机一动，倏地转身，大方而妩媚的微笑着走到黎啸波的身边，主动握住他迟疑伸出来的手说：“我早听说过你的大名了，还读过你的作品哩，你写的文章太好了，今天能认识你，实在高兴，请你一定到我们那里去指导工作……”又加力的握了握他的手，然后才转身上车而去。他看着她那车后辗起的一缕白色水雾，心中暗想：这真是一株迷人的美人蕉呵……

陆耀北看着黎啸波那出神的样子，走到他的面前笑着说：

“小施这个人，确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她的事迹完全可以作为单独的一章，收入你的文章中。”黎啸波一笑说：“我也有这个打算。”陆耀北说：“我叫她作好准备，好好的接待你。”黎啸波说：“何必那么隆重？抽时间我自己去找她就行。”陆耀北说：“你在电话里告诉我的重点，我都准备好啦！今天小施给我拿来了一瓶人头马，咱们两个人趁这假日连喝带谈……”说着，两个人便一同走进了大门……



上 篇



空气湿郁，芬芳流溢的早晨，黎啸波踏着市郊秋花河堤的露珠和芳草，穿过娇翠欲滴的岸柳，漫步走着，遥望着东方的一派霓虹，观赏那绿染天涯的景色。看着倒映水中的白云、树影、烟卤、花姿、怡情悦意的陶冶着自己那诗情画意的灵感，忽然听着在小河桥边的芦苇后面，传来几个人说话的声音，不同音调的语气中，都带着施韵菲的名字。他想：在这个县级市的范围里，施韵菲这个人，竟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充溢着这么广泛的影响？真是有点了不起呵。他正凝神的听着，就见七八个每天来这里散步，锻炼身体，呼吸新鲜空气的机关干部，转过一丛茂盛的芦苇，从一条长桥上走了过来。黎啸波急不可待的问道：“施韵菲又爆出了什么新闻，值得你们这么津津乐道？”几个人立刻停住脚步，站在他的面前，其中一位年约五十，身材瘦小的人，看着黎啸波说：“怎么，你作家先生还不知道？施韵菲倒了大霉啦。”黎啸波一听，感到十分吃惊，忙问：“她倒了什么霉？像她这样大块的石头，小名百姓的谁敢踢她一脚？”另一位卓有领导气质的中年人说：“哼，越是大块的石头，越容易被人看在眼里，俗话说，树大招风嘛！”站在最后面那位中等身材，半秃了头顶的人、沙哑着嗓子说：“这不是招风不招风的问题，是有关政策和法律的问题，弄不好，她这下子就得栽进去。”左边一个高个儿的中年人说：“栽个跟斗倒是小事，很可能得到我这里来报到。”黎啸波认得说这话的人，是一位公安局的副手。听他那语气，看他那神色，黎啸波更感到惊讶，心想：人，莫非也像这早晨的露珠？在晨光映照，通

身生辉的刹那之间，被一阵剧风掠过，就变得体碎命损？人们说，搞艺术的人，是在墙头上跑马，宣赫的同时，也有失足粉身的危险。施韵菲是经济大浪中的弄潮儿，莫非也有与自己相同的命运？……他一时想得很多，当他神志恢复了清醒的时候，看着几个人已经顺着河堤走去，留给他的只是背影，他们的话语，仍很频密，但听不清是在说些什么了。他独自一人站在桥心，依在沾露的铁栏杆上，看着一位乡农赶着一群白羊，刚好来到了堤柳林中，心中暗想，七八天前初识施韵菲的时候，她还是那么风华气盛，形姿飘逸得恰像那细雨中盛开的一朵红月季，莫非今朝已凋零残落了？她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那笑眼，媚魂，邀请他去做客的真诚，那对事业匆忙的竞争意识，都一幕幕映在眼前。陆耀北讲述的她的创业经过，已被自己列入系统的采访提纲，但还没有抽出时间与这位风云的女性交往，了解她的全面素材，预想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尚未描绘一笔，就竟然在她身上出了意外的事件。是她在经营中出现了重大失误？还是被人骗去了百万元资金？是她触犯了经济法律？还是她在生活问题上？……他的胸中，涌动着与那河中流水一样的波澜，一个浪花接着一个漩涡，逝流不已，无法剖解。一群群出巢的小鸟，从堤林中飞出，越过宽阔的河面，向着远方飞去。他再也无法耐着性子回忆和观赏晨色，他要迅速知道施韵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一群白羊恰巧来到坡下的时候黎啸波急步的走下桥去。



上午，天气十分晴朗，太阳把自己的光芒无惜的洒向人间，笼罩着这个黄河古道，大漠平原上的城市，空中的云都被阳光染上了玫瑰色的金边。黎啸波濡着一身暑气走进虹光实业开发公司的时候，看着大院里的花虽然开得正盛，但人们的神情都很沉郁、紧张，就像绿叶遭到了严霜，失了灵气，没有了精神。他直接上了二楼的经理办公室一看，装饰豪华的大屋子里，有七八个

人，围着那漆黑发亮的宽面老板写字台，分别翻阅着各种合同、货单、表格、电报和信件。个个都是那么聚精会神，嘴不离烟的抽着满屋子乌烟瘴气，呛人难耐，置身在这种气氛中的人们，都觉察不到。黎啸波进门后站了足有三分钟的时间，却没有一个人对他这位陌生的不速之客打一声招呼，他正不知怎样开口说话，忽见一位身材修长、面颜清秀、行止文雅的姑娘走进屋来，又将手中拿来的一条云烟破开，一盒盒的分放在诸人的面前，又不声不响的提起水瓶给每个人往杯子里去冲茶。黎啸波认定她一定是公司内部的人员便乘机问道：“小姐，你们的施经理在吗？”姑娘头也不抬的答道：“不在。”他又问：“她到哪里去啦？”姑娘这才抬头打量了他一下说：“不知道。”说着又去给别人冲茶。

 黎啸波一时被僵住了。再也无法问话。自己无可奈何的在屋子里四处观看，只见对面墙上挂着的两面铝合金框镶制的大镜子，左边一幅是施韵菲出席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代表大会时，由中央领导人接见的合影，右边一幅是她独自半侧着身的巨幅彩照。背影是大海、蓝天、白云和飞翔的海鸥。她身上穿的是棕色西装套裙，那神姿、风度、完全是一个影视明星的样子，有几分艺术味道，倒不像个企业家的形象，只是架在鼻梁上的一副大片茶色太阳镜，使人看不见她的眼神，只是叫人觉着她在对人微笑。正在凝神查阅一份税单的人，看着进屋打听施韵菲的这个陌生人注视起她的照片来，便抬起头来问道：“你是联系业务的？还是有什么事情？”黎啸波回头一看他是那么大模大样就说：“我是省作家协会的，也算是市委宣传部的吧，想找施总经理座谈一下情况。”那人一听，缓和一下面色说：“原来你是专门写材料的？很对不起，施韵菲不会有时间接待你啦，这里已是工作组的办公室，你以后再来吧。”黎啸波一听他下了逐客令，确也不便再加多问，便对他点了点头，一个人走出经理室去。

在下楼的时候，他见那位送烟冲茶的姑娘，手里提着两个搪瓷花壳的水瓶，也从后面跟了出来。在楼梯上，她看着没有别人，便悄悄的对黎啸波说：“你找施总经理，可到会计室问问南雁平就知道啦。”黎啸波回头看看她那挚诚又灵脉而机警神秘的眼神问：“南雁平是谁？”她低声的说：“他是公司的主管会计，施总经理的爱人。”说完，便赶前一步下楼去了，她那高跟鞋，踏得楼梯咣咣儿的作响。黎啸波看着她那苗条的背影，竟觉得这姑娘与施韵菲有几分相似。

南雁平接待了黎啸波之后，表现甚是淡漠，黎啸波认为这是男人遇到男人找自己的女人，通常有的一种心理表现，不加计较。但从南雁平这个人的形貌上来看，觉着这人却也平常。一米七五的身高是够标准，但体态有些清瘦，上身穿着花方格的短袖衫，下穿棕色隐条的长裤，便凉鞋，蓬松着一头短发，并不见什么年轻风流，潇洒倜傥的气度。只是那副玳眉框的眼镜给他装饰出一点学生的风度，话不见动人，神不见外露，浑身不带艺术家的交际气质。黎啸波暗想：这样一位平中见拙的男人，想当初怎么打动了施韵菲这京华女子的芳心呢？



南雁平把黎啸波领进楼下西首的小会客室，没有坐下就又走了。黎啸波看着这个小会客室，装饰得豪华而雅重，淡绿色的壁纸还沁发着甜淡的芳香。乳白色的凸形天花板下，吊着镀金水罩的莲花灯，米黄色的地板革，全是方块木纹的图案；大理石面的茶几，镶着酱漆色的木边，沙发都是一色新的藤编坐垫，更有空调设备，显得十分幽雅。院子里的一株大梧桐树遮着半边窗荫，黎啸波正一个人向外观看，只见南雁平从外面回来。手中拿着两包良友牌的香烟，四袋五香眉心瓜籽，他刚把物品放在茶几上，又见方才正在楼上相见的那个姑娘，提着水瓶，拿着茶叶进来，稳重的冲上两杯茶说：“还有事吗？”南雁平坐在沙发上说：

“再有人找，你就说不知道。”姑娘点了点头刚想转身又问：“会计室那两个人？”南雁平说：“所有的帐目都让他们随便审吧。”姑娘刚走出门外，南雁平又喊道：“亚虹——”姑娘回过头来听他吩咐，南雁平迟疑了一下说：“算啦，你就按刚才我说的去安排吧。”亚虹走了，又回手带上门。南雁平这才让着黎啸波坐下，撕开瓜籽的花塑料袋，将瓜籽倒在茶几上，又递一支烟让他吸着说：“韵菲已经告诉了我，前些日子在陆市长那里认识了你，我们正想抽个时间请你来做客哩，想不到出了这种意外的事情，一下子全乱了套啦。”黎啸波说：“你们公司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南雁平喝了一口茶轻皱着眉宇说：“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呵……”黎啸波无法深问，便说：“经济世界中的风云，也是变化莫测，只要不触犯国家的法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南雁平叹了一口气说：



“法律也有伸缩性呵，可惜我们懂得太少了……”黎啸波见南雁平说话总是人在室内，心在屋外的样子，又始终未从他口中探听出事件的真相，交谈也就无法深入下去。黎啸波觉着一种对方对自己的不信任感，刚想起身告辞，却见亚虹推门进来，左臂湾里抱着剑南春白酒和青岛啤酒，右手提着餐厅专用的大菜盒篮，沉默不语的把东西都摆在茶几上向南雁平说：“都送来啦，还要什么？”未等南雁平说话，黎啸波说：“什么时候了就要吃饭，这多不好？”南雁平说：“十一点早已过了，早饭我还没吃，又遇上韵菲不在家。她若在家，我们一块到鸣雁酒楼去，今天只好在这里屈就你一下了，在这里招待你这样的客人，实在有些不成体统。”黎啸波见他都准备全了。也无法再推脱，侧着看了一下窗外的太阳，便洗了手，重又坐下，待亚虹走后，就与南雁平对饮起来。

两个人喝过了几杯白酒之后，南雁平的精神有些焕发，一面吃菜一面喝着啤酒，见他面色泛了红润，话也多了，黎啸波又劝他喝了两杯白酒说：“听说你与施韵菲的结合很有戏剧性，创业

经历也很奇特，如今，你们夫妻的大船到底触在什么礁上？”南雁平又自饮了一杯白酒，又亢奋又幸福的说：“我和韵菲的生活经历，说起来有些令人费解——

六年前，正是闷热的夏天，南雁平怀着极度苦闷的心情，到北戴河探望在那里住疗养院的大姨妈，他赶到一问，大姨妈已去了香港，他很失望，无可奈何的正想返回的时候，于这天中午刚走到火车站广场西北角的当儿，就见在大芙蓉树下，有一个胖墩墩的青年男子，嘻、威并用的逼着一个姑娘跟他走，姑娘非常执拗，用手扒着树干，死也不肯去。南雁平本无心多管闲事，但侧首相视的一眼之间，就被那姑娘的身姿形态惊动了，他立刻便眼睛发亮，心跳难抑，身不由己的就向树下走去。满树的绿叶，绒绣的红花，他什么都看不见了，两只大眼呆直的盯在姑娘的侧影上。走近了几步，就听那个男子说：“你今天既然遇上了我，我就要帮你帮到底，咱们先到海边找个旅社住下，快快乐乐地玩个痛快，还能保证把你丢失的手提包找回来，里边少你一分钱，我保证赔你十块。”说着就又伸手去拽那姑娘。姑娘很倔强，不出声喊叫，就是死宁着不走。南雁平虽然还看不见姑娘的面颜，但从她那争斗，扭动的身姿看，越发认定她就是自己那个最熟悉的女人，便踏着满地的落花，急步上前，对那男子呵斥道：“干么，你平空欺侮一个外地来的女孩子？”随着他威怒的喊声，姑娘回过头来一看，更使南雁平感到浑身一震说：“秋雪，原来真是你呵？这家伙为何欺侮你？”姑娘用一双含泪的明眸，惊疑的望着闯到自己面前来的南雁平，怯生生的说不出话来。胖子瞪着眼仔细一打量南雁平的样子，也是个外地旅客，姑娘对他也没有求援的表现，更加有恃无恐的拉住姑娘的一只胳膊说：“咱们走，不要理他。”南雁平再近前一步仔细一看，更确认这姑娘是于秋雪不假。她腮边好颗血红的朱砂痣，正巧映在他的眼神之中，这是他倾心

